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愚菴小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張　鈞

愚菴小集卷七

吳江朱鶴齡撰

序一

毛詩通義序

詩之為道以依永而宣𦍒結以微辭而託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為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為

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掊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賔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孔安國還古文書序於各篇之首王弼還易彖象文辭于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置詩首亦猶是也序之出于孔子子夏出于國史與出于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數百年間陳之太師肄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來大約首句為詩根柢以下則推

而行之推行者間出于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于六亡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于毛公之傳宛丘不同于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為亦明矣序之文既最古毛傳復稱簡畧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詞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舉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仲達疏義又依回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掃蒙翳而與以廓

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為說詩之根柢不得不循文揣義斷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近情而詩人之微文奥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謦咳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証驗而冥决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謬必無幸矣吾所謂鑿空之説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三頌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菽隰桑諸詩

皆正雅也而序以為刺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為刺厲凡若此類實難免于學者之疑吾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將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亡矇瞍律吕未失賢人君子弦誦未絶也雅頌猶殘闕失次反魯始克正之況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龍戰虎鬬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藏魯壁猶亡佚居半三百篇特存于小儒曲學佔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孔刪如故哉吾則以楚茨諸篇定屬錯簡序

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有賴于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冡尺雖斷可定鍾律序為詩之冡尺也尚矣一汩于康成之膠滯再汩於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于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為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使積敝羣疑渙若氷釋庶通經之一助云爾抑觀東萊詩記所載朱氏云云皆奉

古序為金科黃東發引晦菴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指乎吾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于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伍羣說以折其衷焉世之學者其毋以余為輸攻紫陽斯可矣

姚文初曰小序亦有難通處呂成公尊信太過朱子所以辭而闢之必如長孺之論方為無弊

禹貢長箋序

神禹功高百王維夫子之稱之者曰盡力乎溝洫而子

輿氏則云莫不善于貢夫所云不善者必其後世子孫奉行之失所云盡力溝洫則任土作貢是也考禹制貢之法兼行井牧實可治千萬世而無獘今夫天下之大患孰有過于漕渠咀咽閭殫為河疏濬塞但成空談者乎又孰有過于中原土曠彌望蒿萊竭東南一隅以養西北者乎又孰有過于小民骨折髓枯梯航萬里而司農輙告匱者乎又孰有過于賦役無準吏緣為姦額日廣而蠹日叢者乎凡此皆禹經畫所及一一深憂熟計

於千載之上者也今觀禹貢一書甸服有粟米之輸則貢篚不及也八州之賦止以供五服諸侯之租稅而天子不煩挽漕也土貢雖及八州五服諸侯即以所賦易之民不滋擾也甸法通於天下軍政藏焉養兵無絲粒費也灌溉廣而樹藝勤高者雍梁卑者揚兗不聞土滿人滿之患也舉後世之曰積貯曰屯營曰進奉曰和買曰勸借曰封樁曰瓊林大盈之類聖人無不以身為之救而以法為之維嗚呼此禹之所以功高百王者乎或

者謂洚洞既平九州繁阜即賔貢玉食惟王不會亦何害焉是不然禹葢以一人勞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者也荆揚財賦擅天下大半夫豈不逆知而其著之書曰土塗泥也田下下也土貢必謹誌所産遷其地而弗為良也九等之賦有錯出以寛之不罄地之毛也使後之人讀之而喟然曰以彼其躬平洚洞如此利盡九州如此猶且恐恐然嗛嗛然甘監門臣虜之養而不恤者何為也庶幾賔貢玉食不至為徽山賦海者之所藉口乎

此吾所謂後世末流之獘無不以身救之而以法維之者也或者又謂堯之為君也茅茨土簋啜履鹿裘樸畧焉而已及至禹而海錯橘柚有貢金銀有貢珠璣玉石有貢不幾為漢唐之誅酎金遞荔支者觴濫乎是又不然夫風會日趨于奢而過損必激為汰宋孝武見高祖牀頭土障壁上葛燈籠麻繩拂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後世人主安知不笑茅茨土簋啜履鹿裘為陶唐一田舍翁哉是故雕璣玩好吾不禁人主之所欲而但著

為則焉使之不責有於所無不悉索以為富如是已爾若夫世變日新無藝之征疊加而未已斯固聖人之所深憂熟計而無可如何者也非其法之止可治一時不可以治千萬世也古今諸儒注此篇者不下二十家互有異同舛錯不少余甲申歲讀書金陵瓦官寺竊綱羅諸說會稡一編謂厥賦貞當是下下之轉東迤北會于滙當是為滙之訛間以質之閩漳何玄子先生先生躍然印可時先生方著春秋比事屬詞未及尚書遂命余

卒成之藏度敝篋已踰二紀頃乘暇日重加釐訂賦稅河渠自神禹至今三千餘年之利害得失約畧如指掌以至山川都會地理水利之屬凡經文所有者無不博考而詳辨焉斯固經國之先資救時之良砭也百世而下苟能師神禹之意而用之斯民其有瘳乎

尚書埤傳序

六經之學非訓詁不明然有訓詁不能無異同有異同不能無踳駮他經皆然尚書為甚蓋尚書者帝王之心

法治法所總而萃也後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朝堂集議多引尚書之文為斷據義解一訛貽害非尠如誤解用牲于郊牛二而世遂有主合祭天地及南郊北郊之說者矣誤解九族與罪人以族遂有旁及母族妻族而坐之者矣誤解桐宮居憂復子明辟而世遂以放君負扆眞為伊周之事矣誤解金作贖刑始以黄金易黄鐵矣誤解臣妾逋逃始以婦女從軍矣誤以洪範五行聱合庶徵福極而介甫反之遂謂天變不足畏矣誤以弗

辟為致辟居東為東征而公孫碩膚之美不白矣誤解弱水在條支崑崙即河源及書序成王伐東夷而漢武之窮兵西北隋唐之越海征遼東皆不足戒矣嗟乎傳書豈易言哉百篇之文火于秦殘于漢馬融鄭玄王肅之徒開闢草昧甚為簡畧古文孔傳晚出書義稍顯孔頴達為之疏雖正二劉之失未愜學者之心求其條貫羣言闡明奥指信無逾於仲默集傳者但其意主於撥棄注疏故名物制度之屬不能無訛筆力視紫陽易詩

二傳亦多不逮識者不能無憾焉考明初令甲本宗注疏蔡傳附之後又以蔡傳未精命儒臣劉三吾等博采諸說參互考訂名書傳會選頒諸學宫其後大全行而此書遂廢又其後制科專取蔡氏而大全亦度高閣白首窮經仍訛踵陋讀禹貢者河渠遷改眩若追風陳洪範者九數相乘迷如辨霧此以攻經生章句猶隔重山況望其酌古凖今坐而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余竊用慨嘆此埤傳之所由作也記曰疏通知遠而不

誣書教也夫推之時務而有宜有不宜不可謂通試之
異代而或驗或不驗不可謂遠列朝經筵進講必首及
尚書誠以三五以來崇功廣業咸出其中非徒古史記
言記事之體余之輯是書也主詁義而兼及史家臚羣
疑而斷以臆說務求為通今適用之學庶幾孔堂之金
石絲竹不盡至于銷沈磨滅云爾若以仲默之書羣然
尸祝不應輒有異辭則余且撟舌而退夫仲默作傳已
不盡同紫陽之說何獨疑于生仲默之後者哉

校定水經注箋序

隋書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水經撰人則不著其姓名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畧於酈注無所言撰人槩未之考也舊唐書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者為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注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書乃謂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崇文總目作於宋

景祐與新書志同時不知新志何所據以為說也說者疑桑欽為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經有𤅢縣之文也然經云江水逕永安宫南永安宫昭烈托孤孔明處又云江水逕諸葛亮壘圖南得非三國間人所為也不寧惟是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金源宇文氏以為經傳相淆經傳既淆則作經作注之人不可分也此皆歐陽玄之所致疑也以愚覈之西漢儒林傳載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云欽成帝時人使古有

兩桑欽則可審為成帝時桑欽則藝文志不應不載其書又所舉水道地名不應多屬東漢以後也酈道元注每引桑欽之說皆與水經不同又不應一人之言彼此自相違戾也及考道元所引自云桑欽地理志而不及水經則知欽所撰者乃地理志爾後人因其書失傳遂誤以為水經此新書志之失考也郭璞之注杜佑譏其疎畧必非無此書五代干戈搶攘遂已逸之今道元注載郭景純云云殆即彼注中語而或以為郭璞作水經

此又舊書志之失考也或者又疑桑欽作之於前郭璞
附益之於後他書或有後人增入此則不然也金禮部
郎中蔡正父作補正水經三卷元蘇天爵梓行其書歐
陽玄為之序據云正父因宇文氏之言而感發一正蜀
板遷就之失于趙代間水特詳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
東又能使道元無遺憾惜乎此書之不見于今也雖然
水經既無古本可據與注不免相淆正父以數百年後
之閒見而補正之竊恐欲正其淆而淆愈甚也余謂此

書不可讀者不惟經傳相淆尤恨闕文與錯簡往往而是今酈注雖仍四十卷已非原本之舊太平御覽引水經注語多今本所無則所亡五卷誠無從得而考補矣若其彼此之互移前後之倒置苟非覃思博覽之士循文繹義猶可得而釐訂之也先朝萬歷中王孫朱鬱儀與謝耳伯箋校此書主以宋本參以吳歙二本更其錯襍者得十之三四至於河水與大河故瀆張甲屯氏諸河及漯水沔水江水之類尚未能考定識者憾焉余以暇

日重加鉤索其中汨亂混淆者據古今地理一一取而割正之於是斷者得連離者得合顛倒者得次第庶幾讀者不至聱牙棘口輟卷而嘆雖小小訛脫時復有之然於此書大體無傷也至於水經撰人不知為誰斯固當從闕疑之例姑置弗辨可也

陸翼王曰宋潛溪嘗有辨此文條析更為精細眞讀書人心眼

輯注杜工部集序

客有譙於余曰子何易言注杜也書破萬卷塗行萬里

乃許讀杜子足不踰丘里目不出兎園日取詩史而排纂之穿穴之冀以自鳴于世吾恐觚棱刓而揶揄者隨其後也余曰是固然已抑子之所言者學也子美之詩非徒學也夫詩以傳聲節奏成焉聲以命氣底滯通焉氣以發志思理函焉體變極焉故曰詩言志志者性情之統會也性情正矣然後因質以緯思役才以適分隨感以赴節雖有時悲愁憤激怨誹刺譏仍不戾溫厚和平之旨不然則靡麗而失之淫流灕而失之宕彫鏤而

失之璅繁音促節而失之噍殺綴辭逾工離本逾遠矣子美之詩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於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綿菀結之意極之履荆棘漂江湖困頓顛蹶而拳拳忠愛不少衰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隕節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為之其性情為之也子美没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時與天地之噫氣山水之清音噌竑響答于溟涬澒洞太虛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祓慮正已之

性情以求遇子美之性情則崆峒仙仗之思茂陵玉盌之感與夫杖藜丹壑倚棹荒江之態猶可儼然晤其生面而揖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接者為疑也且子亦知詩有可解有不可解乎指事陳情意含風喻此可解者也託物假象興會適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强解之日星動成比擬草木亦涉瑕疵譬之圖罔象而刻空虛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後貿時淺深乖分欣忭之語反作誹譏忠剴之詞幾隣懟怨譬諸

玉題珉而烏轉舄也二者之失注家多有兼之偽撰假託疑誤後人瞽說支離襲沿日久萬丈光燄化作百重雲霧矣今為剪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晦塞諂諏博聞網羅秘卷斯亦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其中也余雖固陋何敢多讓焉客曰子言誠辨然當代鉅公有先之者矣子之書無乃以爝火附太陽余曰材有區分見有畛域以求其是則一也今夫視日者登中天之臺則千里廓然閾之于曲牖所見不過尋丈光之大

小誠有間然不可謂曲牖之光非日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總以求遇子美之性情于字鉤句索之外即說偶異同亦博考羣言折衷愚臆豈有所牴牾齮齕于其間哉客退遂誤次其語以書之卷端

戰國策鈔序

嗟乎吾讀短長之書然後信子輿氏之以仁義說齊梁為深切事情而不可易也夫戰國之亡以策士策士之亡戰國則以利也王澤既遥七雄雲擾力併勢敵權譎

相高於是儀秦軫衍代厲之徒競起而投其隙朝從暮横陽施

陰設其所命為策士者不過市魁盜俠之輩如鬬狗然交啗

以利而已矣彼懐駔儈之心挾傾危之術苟售詐謀雖裂身

湛族而不顧其毒至於干戈相尋坑殺動以數十萬計秦政之

時民之僅存者無幾矣夫鋒莫銛於利而劍戟為下禍莫憯

於利而參夷為輕方其抵掌華屋之下語窮心兵不過欲以遂其

躍馬疾驅黄金横帶之樂而豈意其流毒之逺一至此哉吾故

曰七國之亡以策士策士之亡戰國以利也然則其書何以不

廢曰是烏可廢也春秋以後楚漢以初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
備馬是史之流也史家兼載善惡以明是非且夫不嘗荼蓼
不知粱肉之足以飫口也不歷氷霰不知陽和之足以悅膚也
不深覽言利之害亦豈信稱先王陳仁義之效可以行千萬世
而無弊也哉況乎其文之雄深閎徤龍門史傳多取裁焉一
時人物如仲連之高蹈樂毅之篤忠鄒忌王斗觸讋之進說
皆有當於儒者之正誼烏可以其出於戰國而不道哉是書
雖經南豐校勘舛誤猶多鮀彪復紊亂其章次剡川姚宏

會稡諸家而是正之最稱善本惜近世不可復睹先朝張叔大陸子淵兩先生嘗為之評解芟繁纂要劃然中棨其於史漢行文之法備有發明吾友茂倫珍秘多年今為鋟版而行之亦兩先生之功臣也已

新編李義山文集序

義山老於幕僚故其集章奏啟牒居多通考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又雜文八卷今都散佚不存所傳者僅詩集三卷耳余箋註其詩檢閱文苑英華唐文粹御覽玉海諸

部蒐緝義山文凡得表書啓箋檄序說論賦祭文墓碑等作共若干首釐為五卷又以新舊唐書考証時事畧為詮釋而因題其首曰四六之名不知何昉義山云四六者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未足矜然則此本非文章家所重而六朝以來特尚之斯古文所由日下耶厥體繁於齊梁至庾子山而纖麗極矣唐初四傑以及燕許諸公踵事增華派稱絶盛其體裁閎博音響琳琅較遇前人而清新儁拔則微有閒焉子美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筆意勢縱横又云王楊

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雖不置軒輊其間然文章流別亦畧可睹矣義山四六其源出于子山故章摛造次之華句挾驚人之豔以磔裂為工以纖妍為態迄于宋初楊劉刀筆猶沿習其製誠厥體中之旃檀薝蔔也已若夫雪皇太子書諭劉積檄則侃論正辭有風情張日霜氣橫秋之槩及讀辭張懿仙一啟又見其悟通禪悅所得於知玄本師之教深矣此豈區區妃青儷白鏤月裁雲者所能及而唐史稱其文第以繁縟恢譎目之豈得為知言哉余

嘗觀晚唐人文章如李甘沈亞之陸龜蒙司空圖數子最為卓犖瑰瑋而世罕睹其集欲從文苑諸書中摘鈔出之以備一家之作特病懶未暇姑以此集為秉韋之先云

陽明要書序

宋儒理學莫粹于濂溪明道一再傳而為考亭象山象山直探原本注脚六經考亭博極散殊窮研著述吳幼清以為一主尊德性一主道學問二家各尊所聞行所知持論多齟齬不合至無極太極之辨象山掊擊再三考亭亦無

以難也後世儒者多右朱而左陸遂疑象山爲禪不知聖賢之學皆心學也文章之盛所以明此心節義之嚴所以持此心事功之大且久所以驗此心心惟無一有故能無不有無一有者心之無待而神無不有者心之隨感而現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學論凖的而何疑于象山哉夫禪之與吾儒異者其始離動求靜其既欲以靜攝動惟岐體用而二之也岐體於用故專守其空寂岐用于體故旁出爲神通若象山之學

則皆本明道静亦定動亦定無内外無將迎之説雖功施未究于天下而立言垂教務使學者返求之心其言曰心之神明是為聖此固孟氏之嫡傳宗子也後三百餘年而陽明先生出焉以致良知為宗大闡心學困踣蠻徼而此心愈明驅馳軍旅而此心愈定驟膺艱大更歷謗疑而此心愈不動自来有用道學無踰先生者葢其學即象山之所以學其教即象山之所以教而已矣世之以禪疑先生者特因其掃除聞見往往彈射考亭吾謂此非真彈射也俗學

崇奉考亭太過遂至溺惑於語言文句之間舉其曰主敬曰窮理曰豁然貫通之精義盡汩沒無餘先生出而灑然正救之其彈射所加正羽翼之深意而世顧以疑象山者疑先生然則孟氏所云求放心不學慮者其亦將為竺乾之導師梵夾之賸語矣乎先生高弟子為錢緒山王龍溪龍溪放談玄渺其流獘至為顏山農何心隱之徒緒山恪守師說今全書其所手定也顧名目紛糾義例雜出其駁而未純者不免間有幾亭陳先生自

未第時已覃精理學取先生之書剪截而刋定之宣其義蘊一其指歸大廷尉葉公刻之廣中於是先生之宗旨始粲然大明於天下嗚呼心學之不講久矣學者誠取此書而沈研省發去其詞章之俗尚與功利之蒙情以求所謂此心此理者何在則文章也節義也事功也特太虛中之糠秕塵垢耳百世而下有欲因陽明以知象山因象山以知濂洛因濂洛以知孔孟者其能不奉是書為汎海之斗杓入河之碣石也哉是為序

甫草曰自唐以前止有儒林列傳宋史始分儒林道學近人鄧元錫又分薛文清輩為道學陽明為心學不知心學之外無道學也

此文方見得儒家正傳

讀左日鈔序

春秋三傳竝立公穀乃經師之學左氏獨詳於史事葢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為魯史如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楚之倚相能尊信聖經而為之作傳廣求列國諸史乘管仲晏嬰子產叔向諸名卿佐之行事無不詳以及卜筮夢占小說雜家之言無不采大事策書小事簡牘

閎稽邃覽綜貫秩然故其文章最為典則華贍而後之儒者或病其誣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論多違理傷教則何也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去夢楹不三載其指趣未及顯以示人左氏之遊聖門也晚又未必與游夏之徒上下其議論則其踳駮而不醇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皆本之舊典為史家成法聖經則不可以史法拘或事同而義異或事異而義同夫子葢有特筆存焉自不修春秋既亡不知何者為筆

何者為削各信胸臆穿鑿繁興至於紹興之講進面說之殽雜極矣雖然筆削所據惟事與文左氏即間有舛訛而臚陳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則十得八九杜元凱推挍經傳亦極精詳學者誠淹通此書研究事情因以推求書法一切刻深碎瑣之見勿横據於胸中而以義理折衷之安在筆削之精意不可尋繹而得乎今左氏之書家傳戶習特其筆法簡古文之艱澀者義之隱伏者往往費人推索元凱注既多未備而孔仲達疏復卷帙

繁重學士家罕闚其書東山趙子常特申不書之旨輯為補注多與經義相證發余珍秘有年復廣演而博通之疏瀹幽滯辨正譌舛自孔疏而下弋獲於劉原父呂東萊陳止齋王伯厚陸貞山邵國賢傅士凱者居多又取春秋人物引繩墨而論斷之使學者知古今人材之盛莫過於春秋兵法之精亦莫過於春秋應變出奇益人神智讀史者當有取焉至於左氏全文明曉易見者則概不之及自愧謏陋此不過備遺忘資討論而已若

欲從事聖經成一家之學必如黄楚望所云先以經證經次引他經證又次以經證傳又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更復出入羣書此非余力所能任也姑存其說以俟世之述作君子

左氏春秋集說序

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為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

如稱爵者褒也而會孟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爕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蘷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蘷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為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益師

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畧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於一概就史法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

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内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亟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强則絀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

吳越往往示其意於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益皆隨世變而為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為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為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

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奥旨相為發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盡舉諸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余為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稾凡數易疢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於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刋剟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助庶幾於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附録左氏春秋集說凡例

左氏傳經在公羊穀梁之先故經文專據左而以公穀參焉傳文不能全載今節畧其事蹟於經文之下然後引用注疏諸家之說此倣黄氏日鈔體也

三傳之後啖叔助趙伯循陸伯冲三家可謂通經所輯辨疑纂例條理秩然今多引其說參以趙子常王方麓之論而衷斷之學者先觀此則全經燎如矣

胡傳專重復讎討賊誠有功世教然立論頗迂濶而穿鑿張元德春秋集注較胡氏特平正洪武初詔頒學宮今人罕見其書矣余志在表微故采之獨多

劉原父權衡以辨誤為功陳君舉後傳以不書立義吳臨川纂言汪新安纂疏李廬陵會通皆能闡繹微指又劉質夫許襄陵孫明復高息齋王彦先呂永嘉家則堂諸解大全去取未必悉當今擇其粹者録之

葉石林趙木訥戴岷隱黄東發諸家之說多先儒未發而大全不載則纂修諸公之罣漏也余編搜藏書

家得之亟為采入

毛詩稽古編序

昔夫子删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葢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𦾔吐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僬僥之類尤為矞宇嵬瑣夫子亦時時述而志之葢其學綜墳典徵文獻稟師傳䓂古人之所有無不考求詳慎而不敢以私見汨亂其間

此所以為善述也詩序出於子夏之徒大小毛公亦秦漢間人詁訓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為箋即不免踳駁自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概黜為鄙書燕說此不可解也爾雅一書古人專以釋詩亦子夏之徒為之至六書必祖說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掩古義今音證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為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

已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向為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推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序注疏為之交推旁通余書猶參停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决滯劈肌中理即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頤解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茍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

之有序也猶江之發源羊膊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湔堋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九道汩汩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導源岷山使知緣崖數百激湍萬里之皆濫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為孔傳未墜長發其俟之而已

西崑發微序

義山之詩原本離騷余向為箋注而序之曰男女之情

通於君臣朋友夫屈原之時其君則懷王也其所與同朝者子椒子蘭也原之耿介能無怨乎怨而不忍直致其怨則其辭不得不詭譎曼衍而義山一祖其杼軸以為詩以故瑰采驚人學者難於逆志余之箋注特鱗次羣書析疑徵事而已若其指趨之隱伏者固不能條件指晰将以待世之曉人深求而自得之焉今春次耕歸自玉峰以吳子修齡西崑發微示余其說以為義山無題詩皆為令狐綯作也義山受知令狐楚後就王鄭之

辟絢與黨人排斥之終其身義山固功名之士也能無怨乎怨則以神仙之境為豔情巾幌之間作廋語斯固夫君美人靈修山鬼屈宋之家法也豈徒麗藻云爾乎往虞山馮子定遠嘗語余義山無題詩皆寄思君臣遇合其說蓋出於楊孟載今得修齡解益可與定遠相證明足埤益余箋注所未逮修齡眞曉人哉修齡精律呂之學妙有神悟蓋今之異材兹特吉光片羽爾敬題首簡歸之以志余傾倒之意

周易廣義略序

余嘗讀左氏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知象居理數之先又讀繫辭廣八卦知六十四卦中凡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無不於此乎探賾索隱乃益歎今人讀易盡廢象不講何異擿埴索㝠自以為昭昭揭日月而行也然余之為廣義則仍主輔嗣仲達之注疏與伊川之傳以推衍考亭所未備然後博引李鼎祚集觧諸書益意在即象以顯理而非欲離理而專求

之象也宋史載漢上朱子發著易解以程傳為宗包括古今參和理象為當時所稱余廣義一書實竊取其義如離理求象必將流入於穿鑿附會而不可為典要漢魏以下如鄭玄荀爽王肅干寶陸績虞翻崔憬侯果諸家都從卦變互卦取義非不時契易旨而穿鑿傅會迂僻不可解者亦往往有之所以自宋迄今世不復尊信其書也近讀來梁山唐凝菴錢啟新三公論著實獲我心而亦時見其穿穴旁解撥遺程朱正義則又疑其矯枉之失何玄子總統羣言善矣而別裁之功尚有

末至此學者所當徧觀博識精求而約取之者也伊川傳易每略於卦變故自言止說得七分考亭本義中絶不及互體然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兊有羊象焉此非互乎益二子之書專明義理則象學自有所未遑實非舉漢魏吳晉諸人所得欲盡掃而芟薙之也誠能兼通象學而又不膠執乎其說豈非程朱二子之所樂予者哉余友吳子弘人研窮易象夙有同心與余同輯此書始自己未不意弘人奄忽捐館余復抱滯下之疾遂爲輟

管陳編堆積架上陳子長發一日過余曰古人一隅反
三經何必全解如黄東發王伯厚以略解而傳者多矣
子何不撮舉其要自為一書以示來者余感其言乃剸
取其中攝合理象參論古今諸儒得失者得一百餘條
復增益十餘條詮次為四卷名曰廣義略云昔王晦叔
名炎著易解未竟而病篤晦叔每夜分祝天曰願假一二
年毋死以成此書果遂其志今余一病而憊憊而遂至
於廢業微獨學力不逮古人精誠亦遜之遠矣然則余

之拳拳蕞殘而不忍盡付之於凋零磨滅者烏敢自謂于易學有裨乎亦欲使後之人知余之於易蓋有力不從心之憾如此也壬戌中秋日書

愚菴小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愚菴小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張鈞

愚菴小集卷八

吳江朱鶴齡撰

序二

史弱翁詩集序

嗟乎士之能以文章著述成名於後世者豈非天為之哉余少嬰沈瘵勉習舉子業弗好也顧獨喜談說騷選及西京大家之文見有服奇嗜古不牽世俗趨舍者必

折節而與之遊弱翁其一也弱翁尊君㭍甫登賢書而歿弱翁艱窶萬狀遂發憤為詩文絕意干禄之學俗子疾其所為以為古文之道如盲者之於鑑禿者之於櫛甌越人之於章甫安所貿衣食者而沾沾為交口姍笑之且排窄之弱翁卒岸然不顧京口潘木公稱道之於諸公間名稍稍起於是泝長河遊燕邸眺覽帝京宮闕之雄燕然碣石涿易滹沱山川起伏鬱紆磅礴之氣勢以及荊卿漸離悲歌擊筑子美南池太白酒樓諸故蹟

盤桓徙倚慷慨感激一發之於詩章歸而抵永嘉寓金陵所與唱和者如顧與治邢孟貞楊龍友方爾止輩皆名士是時寇起三秦殘躪中土弱翁感時諷譏刺刺不休每過余蕭齋出所作相示談及門戶箝結盜賊披猖之故未嘗不太息欷歔繼之以泣也弱翁之詩崢泓蕭瑟初值鍾譚主盟相率為淒聲促節未能自振於古後居東湖與惕齋聯和則全法少陵格律日進及遭崩坼之變方期偕余輩數人晞髮湖濱修谷音海録之故事

而未幾死矣惜哉弱翁殁十餘載蒸嘗不續遺書散落人間其所著鹽法志燕京遺事松陵耆舊傳無能捜討所在僅得詩若干首為評選而欲梓之以多故不暇每一興念輙用憮然嗟乎服奇嗜古之士世不多見也幸有其人矣而復丁屯蹇既窮餓其身促其年以死死而復奪其胤又將彫零磨滅其所著之書使之無可表見於後世何天於服奇嗜古之士虐之如此其酷也天虐之酷而於人之姍笑而排窄之也又何憾焉

宋既庭曰純是故舊凋落之感

悲涼紆折學歐陽而得其神韻

送董處士歸湖濱序

勢榮者人慕之道榮者人疑之厭膏腴欺紈縠高車大蓋夸耀州閭宗黨間此勢榮也身都儒雅與時進退抗顏千古之林雄覽萬物之表此道榮也充於勢而詘於道古人猶有塵垢軒裳逃之寂寞之濱以為快者況乎乘危抵巇苟竊旦夕之光曜於蜩螗沸羹之中此如操漏舟以試洪濤策敗輮而上峻坂方沈溺顛覆之不暇

又何榮辱之足云哉董次公張西盧處子之秀者也先朝以高才生困頓塲屋近乃沈研經術著書自娱西盧足不入州府次公以井税至邑治必訪余寤言恐然足音致足樂也今年秋余抱先子之戚讀禮江灣草菴次公拏舟來唁流連晨夕商搉古今每至析疑領要則油然以喜又悄然以悲喜者喜吾道之不孤悲者悲歲月易徂而修名之不立也將歸湖濵次公起曰子何以益我余告之曰子瞻有言人不可以茍富貴亦不可以徒

貧賤貧賤之樂含通經味道曷尚馬阮嗣宗陶元亮居晉宋之間皆偃蹇不與世接吾獨惜其未能聞道而徒以曠懷高致稱也夫使二子者有志聖賢之學則述作當日益進又何暇逃名於麯蘖放意於沈冥耶今我與子以遯處之身詁訓風雅探索皇墳亦既優柔而浸漬之矣由此而升其堂而嚌其胾譬若登山然不陟陘躋嶨弗可以止也修之墨墨寶之仡仡視彼汩喪於詞章之末聲利之場者不過如甕甖中蠛蠓經宿即化耳而豈

以易吾樂哉次公曰旨哉斯言敢不夙夜加殖以實子道榮之說遂抗手而別并識此語諗西廬用相警發焉

送徐介白移居上沙序

隱居之必於山林也猶之應龍必蟠積水之淵威鳳必翔寥廓之表也又猶之崇蘭紫芝非託根于深巖大谷則無以緼幽貞而表秀異也自昔人有大隱朝市小隱山林之說而脂韋汩沒與俗浮湛者反借之以藉口嗚呼通才達節之不可幾于世也久矣蚪龍蜷曲洿津與

蝘蜓何異乎鸞皇降處丘樊不為虞羅所中乎芝蘭生於盆盎世且與蔓草嫣花同翫又安知荃蕙之不化而為茅幽蘭之不變而為菉葹蕭艾也乎此吾深歎介白之考槃山居浩然長往為不可及也介白少以風雅標持欹寄歷落格韻在東野閬仙之間時復點染毫素縹緲煙雲咫尺萬里而又皈命瞿曇夙通宗旨熏修斷慾衲子難能夫詩也畫也禪也三者皆丘壑中物即使介白志遂風雲身名兩泰猶當託尚山林有衣冠巢許之

目况世棄君平矣君平安得不棄世哉上沙接武靈巖湖山環抱緇素名流往往萃止以介白纎簾抱甕其間香草夾徑嵐翠撲衣麥雉朝飛村舂互答皆吾詩情也松濤瀑雨遠近爭飛雲木虹泉晨昏變色皆吾畫態也遠寺霜鐘發人深省空林野火可悟無生弔響槃之幽魂悲琴臺之故址興亡一揆死生同夢皆吾禪心道味也然則介白之隱洵無忝戴顒宗測介白之上沙安知不與龎公之鹿門鄭敬之蟻陂杜景齊之始寧山舍竝

傳千秋史策也哉余久厭塵勞每思於松林深處誅茅小築讀書嘯咏其中而家累殢人刺促與雞鶩同食此吾於介白之長往既深歎之又深媿之而不敢但以離羣為悲也他日向平願畢便當僦舍東鄰衡宇相接與介白隱素木几酌斑蠡盃誦正則女蘿之章歌小山叢桂之句庶幾東皋子之仲長子光也介白其許我乎

尤展成曰葱蒨馥郁近初唐文字今人學歐蘇者漸流制舉一路吾寧取此種

贈洪廣文計偕序

六書者經籍之權輿也聖人以之該三才之理備萬彙之情俗學罔探源委好出私見穿鑿由是經解晦塞沿訛失眞士而欲考古正今必自六書始矣夫鳥跡之降而大篆也大篆之降而小篆也小篆之降而楷隸八分也勢也然周官設太史氏以掌書契秦吏人多誦爰歷之篇漢制能通急就者爲郎則猶知重之也後世考正無專司教異學殊曲說四出葢自唐孝明詔衛包改古隸爲今隸小楷行而聖籍古文不可復睹點畫轉易意

義乖離尚書之文於六經為最古而訛誤不一如擾而毅之與俶擾天紀一當从獿（如招切）一當从擾（與擾同）此訛在混淆者也兗州厥賦下下下下轉為正正又轉為貞此訛在變易者也舉二端而全書可知也舉一經而他經可知也干祿之家既薄文字為璅節者師宿儒以專家稱者亦不過稍稍曉音讀涉訓詁而已嗟嗟生今之世為今之學而欲是正典文汰俗說而復古義其將何塗之從耶歙州洪氏代有聞人陜翁先生尤精六書之

理自爾雅說文以迨陸德明吳棫黄公紹鄭樵周伯琦諸家之説靡不博覽而沈研之其司教吾邑也諸生以制舉義來質者必進之以經學以經學來質者必進之以篆隸古文凡音韻清濁形體豐殺義解淺深流俗相沿未正者一經講明皆粲然有緒世謂廣文片席特優游就閒之地為療饑謀耳其能與子衿之徒商搉制藝者已少况進而經學乎又况進而篆隸古文之學乎如先生者誠可尚也已雖然愚顔竊有請也許氏一書為

字林金科玉律乃其重複闕佚僻戾而未可信者尚多有之古籀二文宋景濂疑呂忱參入其間非復許氏之舊今誠祖古籀而宗說文參之以徐氏繫傳又博采諸家之說訂訛補佚勒成一編他日校書石渠如蔡中郎正定六經鐫石太學門外故事俾後儒晚學咸取準焉其有功古籍甚大以較口陳手畫教行於松江笠澤之間者相去豈不徑庭也哉余不敏於六書精蘊未窺一斑先生屢枉荒廬因得諮質疑義曠如發蒙今將與計

偕入京師不可以無言輒泚筆書此以為繞朝之贈

贈徐處士序

好名非古也逃名尤非古也三代之時賢能俊造皆鄉大夫所書而升之進則流茂實於本朝而非以為烈也退則卷婍修於窮巷而非以明高也名士之目其始於魏晉之間乎葢自漢季不綱孝弟力田之科既廢士之登用者多出於九品中正之一塗於是矜聲華而競標榜遂有刲股廬墓以為孝敝車羸馬以為廉茹芝飲澗

以為潔者而名與實始判為二矣然當時品目猶斤斤乎慎之諸葛孔明綸巾羽扇指揮三軍司馬宣王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夫孔明之兼伊吕失蕭曹千古無兩而始以名士許之則名士之矜重何如也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王孝伯言但使常得無事痛飲熟讀離騷便足稱名士夫名下必干要津必走熱客而反曰無事曰蕭寂則名士之所標置又何如也世固有姓氏滿於人間而不得謂之名士亦有從

子三十年不知而不得不謂之名士然則名士之所以居名者其必有道焉而必非好之而即來逃之而可去也葢章章已吾友徐子俟齋遯跡空山逾二十載戶屨無間炊烟不接脩然環堵與衷閟之土室焦先之蝸廬無異此其人好名者耶抑逃名者耶以為好名則今之高軒大葢燀赫當塗者絕不聞有所謂徐子者也以為逃名則徐子之窮年汲汲著書等身自六經諸史之言下迨稗官雜說無不淹通而鍛冶此其意豈欲以山澤

之臞與浮埃委翳同其銷滅者哉嗚呼今之所謂名士者吾知之矣非藉門廕則不名非廣交遊則不名非豐脯醢則不名非樹柴栅則不名非操衡纊則不名非鶩通都大邑則不名王肩子輕其叔何有名士但終日妄語而今非游談詼誕則不名宜識者以名士為羶途為偽府岸然掉臂而不顧然則徐子之所逃逃羶耳逃偽耳而豈以逃名也耶且夫名亦烏可逃也人有避影而之乎日中者避愈疾影愈多使名而可逃則没世無間

不當為君子之所疾屈平放逐行赴汨羅矣而猶曰惡修名之不立此何以稱焉今以徐子之行誼確苦皎然不欺其志所著文章又無不可傳千秋而俟百世者吾知道北之周顒終南之种放徐子且曠然不屑況於挾牛腰卷軸請謁奔走藉口陶公乞食者烏足當劍首之一吷哉然則他時太史欲采眞隱傳高士即不於徐子屬而誰屬也雖謂今之好名人莫徐子若焉其亦可也

孝章曰古以高士名士為一今以高士名士為二然天下有名而不高者矣未有高而不名者也吾讀此

文有深感

爛溪會詠序

夫道存丘壑非縞紵無以攄懷侶集簪裾必詠歌方能見志是以南皮雅製高擅鄴中曲水新篇爭傳上巳至若漢陰衡宇歡情接於漁梁陶令琴尊勝社聯于廬阜杜陵蒿徑求羊聚塵外之蹤甫里茶園皮陸結散人之契是皆情有所寄則倖軒舉于伏鵠離鸞地無可容爰傲陸沈于高山流水清風尚矣嘉話邈焉吾友侍御周

子投簪末造抱甕清溪家有賜書丹鉛不輟徑無俗駕嘯咏為勞選勝事于花朝送窂愁于文讌履綦接跡香浮庾信之園杭簟投林花滿謝公之墅于時碧流繞砌幽鳥變聲烟雲幕于堦除竹栢清其顧盼青蘋點點遥生入座之風朱草垂垂似助含毫之色叶宫商于腕下貫珠貝于行間招楚客之魂則庭悽別鶴寫湘君之怨則樹咽奔濤桐葉分題列組之章備矣石欄斜點粲花之筆斐然俄而日隱西軒烟横遠浦嘉羞屢進清斝分

曹對離月以狂吟撫簪花而長嘯支頤散髮同期北郭之隱淪解帶披襟共雪新亭之涕淚户外之盲風墨霧都遣沈㝠堦前之白石清泉盡收眺咏嗟乎曲高寡和翻見笑于巴人身隱焉文非所安於吾黨篇章互荅陶寫不孤與此盟言何俟揮嵇絃而蠟阮屐登斯風雅洵可居竈北而老牆東以視踈雨微雲嗟稱止孟公之句椒園竹館屬和惟裴迪之章既興會之異方亦鏗鏘之具美者已不佞黽勉盤匜追趨杖屨悅同心之追琢悲

大化之推遷金谷寒渠空對銅駝之陌蘭亭峻址尚傳蠶繭之書不假濡翰曷留陳跡遂無辭乎首簡冀有述於將來爾

思舊詩序

夫情深疇昔則金石為移感切音容斯河山增邈是以橋公墓道遲回孟德之車中散舊廬惻愴鄰人之篴又況時丁板蕩代隔風流茹芝貫薜高其標碎首納肝厲其節者哉吾友徐子楨起系出偉長才同孝穆英年作

賦陪華轂于李君茂采蛩聲對清樽於北海乘車戴笠
共堅白水之期交呂攀嵇皆屬青雲之器俄而虞淵漸
薄斷梗俱漂或銜精衛之寃或寫靈均之怨或鑿坏而
力傭井臼或寄蒯而肥遯山阿陽歳未周哲人幾殄日
斜庚子沈沈賈傅之魂徑斷西州慘慘羊曇之慟白楊
成抱難求挂劍之延陵碧海移情莫遇賞音之鍾子鷺
莊爛漫泣盡湘纍甓社荒涼夢迴泉壤此徐子所為追
舊遊而發喟援柔翰以申懷者也夫燕公五咏寄愁岳

浦之雲子美八哀雪涕巴東之峽是知感隨境而悽咽情緣人以纏緜豈惟風今實亦勸後音徽未沫何必訪遺貌于虎賁風義難渝即可播德聲于金版傳諸樂府式流彤管之芳播在輿人永備輶軒之採庶幾安仁之誄釋怨窮泉有道之碑爭光浩劫爰題首簡急命殺青

壽黄母六十序

古之為孝也易今之為孝也難三代之時德藝升之閭門士苟一行可稱莫不有升斗之禄以養其父母故曰

其為孝也易近代耑重科目小儒剽綴斐然即可立登巍膴其時命不猶者雖行同曾閔無由以自進寸草春暉有感歎至白首者矣故曰其為孝也難若黄子叙九有足異者叙九固世所稱讀書好古人也入其室翛然澄澹巾瓶卷筴之外别無長物若將以仲長樂志終其身者人皆曰叙九賢雖然叙九所為政難耳叙九毋某孺人以名家女早厲氷蘖操今年且六十煢煢衰白矣凡酒漿縫紉朝夕井臼之所須無一不倚辦于叙九叙

九失怙苦學既不能藝黍稷牽車牛修歲時洗腆之敬所恃以衣且食者惟村塾數童子而硯田所収恒值儉歲瓶之罄矣維罍之恥使孺人有幾微不平之意見于詞色為之子者則奈何乃吾聞孺人於此固愉愉如也適適如也數勉其子以為學人無為閒人為端士無為夸士謹治機織潔修盎齊使叙九得殫力課誦而不貽之以高堂甘毳之憂然則叙九之賢實其母有以成之也吾嘗謂表閭土室管寧藜牀志士自處之道也非所

以事親王介甫則云禄與位庸夫所待以為榮賢者道

弸於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禄位以壽其親其親亦喜無

量嗚呼介甫之説特有見於禄位之不可必姑言此以

慰子心耳而豈可望之常情哉今觀於孺人則介甫之

説果信使天下之讀書好古者皆無慕於不可必之榮

而并不致憾于三代以下單門寒胄禄養其親之為難

吾以謂孺人之賢尤足風也故因叙九來請壽言輙書

此以贈之

歸元恭曰既以教為子者又以勸為母者如此作壽文求之者必寡

王吏部西樵詩集序

顧子茂倫選山左四家詩西樵先生自京邸郵寄編年諸刻茂倫分體詮次彙為一集刻成以先生命屬不佞齡綴詞首簡乃拜手而系之以言曰昔杜樊川論文以意為主氣為輔辭采為兵衛而其序李長吉詩則以為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詞則過之又曰使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夫樊川所云理豈非謂命意期于淳深而無

取踳駁乎鼓氣期於緜聯而無取梗澀乎摛詞擷采期於雅馴期于麗則而無取詭僻塡綴乎指事陳情不有天然之杼軸乎籠形挫物不有日新之鑪鞲乎長吉之詩天才瑰異而陶冶之功未至程之以理則蕪音累氣往往而見樊川所以深致惜乎斯人也嘗觀杜陵之論詩矣一則曰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一則曰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一則曰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杜陵之言愜言高言老成卽樊川之所謂理也是主之以

奴僕命騷者也論至於此自非別裁偽體轉益多師掣鯨魚於碧海者其孰能備美無憾雖長吉猶難言之況如盧仝馬異輩之孑孑自異者哉西樵先生生于于鱗之鄉而又承季木公之家學其為詩也抗墜抑揚含情悱惻蓊深有得于騷人之旨若其澹而多風怨而不激豔而能雅咀百氏之英華而汰其疵纇樊川之所致惜於長吉者至先生而無少歉焉則可謂之彬彬矣今海內詩家絕盛麗色繁聲怡賞不給而按其中則枵然無

有譬諸隋宫剪綵不終夕而銷滅惟其理之不足也懸先生詩於都市以為刮膜之金篦庶幾開元大歴之風可復振已乎乃不佞齡竊有感者昔于鱗稱社燕都茂秦實以布衣執牛耳今先生與懿弟阮亭先生竝官輦轂揚扢風雅一時蒻裳周量愚山繹堂諸公篇章唱酬當復有五子七子之目自愧草澤支離無能策蹇走都下操三寸不律與諸公角藝文壇如茂秦故事所以讀先生之詩為之口沫手胝不能自已於歎慕者也

俞無殊詩集序

唐孟郊賈島之徒皆以詩而窮其詩又皆以窮而工今之窮於詩者率不能工何也亂離之阨其身羈孤疲苶之挫其氣往往神智耗沮而不能發間有所發矣而或學短才弱枯毫燥吻又無以寫其中感概悲愁之致而極人情之所難言若是者豈非能詩而不能窮之故耶是故其人非矯志厲學家筆巢書者不能窮非簡棲遥集淡泊自守者不能窮視其能窮與否而其詩可知也

已吾友俞子無殊少承羡長先生家學以詩鳴於時與弱翁介白君服諸子鏃礪文筆世變以後甚遯空山荊扉土銼穅粃不充意顧蕭然安之㩀槁梧煨榾柮時出其清文麗句與山光雲影相暎發于薌林藥谷之間其氣靜故其音和平而肆好其神閒故其體窈窕而善變葢吳中之詩自啟禎以來正聲不絕求其嫺雅融潤兼含衆妙未有如無殊者也無殊之詩非所謂能窮而益工者耶嗟乎詩之為道治性靈陶物變必叩寂求音遺

落世事汲古刻厲而後得之是故致窮之物莫如詩既
已從事于必窮之途而又拒之而不受心跡乖反噂沓
紛紜其下者以是為獻諛之媒干澤之具聲利薰心繁
華鑠骨如是其詩必不工雖工亦不傳吾益嘆無殊之
能窮為深有得于詩道也且夫三致千金苦身力作與
魯望之筆牀茶竈孰勞而孰逸駟馬高葢上下坂折與
無功之東皐北渚孰安而孰危然則無殊之晏坐空山
長歌短詠所享受于烟嵐霞石水簾樹錦之樂者亦既

富且奢矣而猶以世俗之窮窮之不幾鷃鵬翔而下視數澤也乎

送計甫草北遊序

夫桑弧懸戶男子有志四方蓬葆戒塗壯夫寧甘三徑出門閭而揮手便隔關山辭親串以晨興誰同樽酒誦北征之賦魂實黯然咏西候之章悲難叙矣吾友計子甫草建標藝苑噹矢清流蘭成射策之年早推玉價高密封侯之歲尚阻龍津雖復隱約清風宅帶陶潛之柳

蕭條素業廚烹絶照之葵然而流詠樹䕶每嘆尸饔之不繼關心華黍欲資采椹以何堪爰擔遊趙之簦遂理入秦之屩指飛蓬而適遠目憀河梁凌密霰以長驅愁深雲樹霜辰旭旦感墜葉以驚心戍鼓津亭停征驂而弔古扁舟共載知同入洛之張憑假日消憂豈作依劉之王粲歲華荏苒即看別浦流澌曉色曈曨已睹青陽應律望鄉園而不見塵飛京洛之衣懷故國以長謡目斷鶯花之苑況復北堂草茁時倚盼于閭門返哺烏啼

尚恩勤于手線興言及此其能不顧逆旅而長盱撫棧車而心惻也哉嗟乎洛下聲名舊侶非少鄴中遊宴為歡幾時粟貸監河如捧毛公之檄繕豐侯第當思考叔之羹林下灌園仍偕吾輩機中織錦莫別經年丹花豔日須禊汜以承觴紫鷺迎風跂遊梁之返策瞻望弗及我勞如何

陳其年曰在唐人中可方王子安

閒情集序代

自國風寖微離騷繼作其辭之詠詭瓌麗幽渺凌忽以視成周太史所陳誠有間矣然其衷情之纏綿悱惻實本於憂讒畏譏愛君憂國之思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可謂兼之自漢魏至三唐才人疊跡綺靡之製窮極纖渺沿波討源莫不同祖風騷亦猶之路蕢出於土鼓篆籀生於蟲書也李陽氷稱太白之詩言多諷興馳騁屈宋為風騷之後一人予美特變本加厲爾然其所推江湖萬古流者不越風騷

漢魏是可得其指趣矣元白艷體聨珠綴玉先後一揆
乃杜牧之獨以勸淫導媟重相詆諆何歟即牧之所自
作語多絕艷所謂勸淫導媟者毋乃躬自蹈之歟松陵
顧子茂倫夙號高才生其學上下千載於三楚兩京六
朝以迄近代之詩無不綜覽而詮衡之謂唐人之詩妙
於言情而理在其中宋人主意元人主詞去古皆遠惟
勝國李迪肩庵昌穀諸公義合風雅語兼哀艷直可嗣
響唐音稱騷人苗裔乃取三百年以來名家諸集擇其

麗而有則者撰次成編名曰閒情集當湖陸子孝山復加參伍付之剞劂拾三間之香草架孝穆之珊瑚馳函遠寄余京邸每讀一過流芬送馥目眩魂揺洵冊府中之木難火齊也已余觀古今隱逸詩人首推陶元亮乃其閒情一賦備極帷房旖旎之致揆厥風旨正與悲士不遇賦同一寄託蕭統嗤為白璧微瑕所以來東坡之誚嗚呼能通乎元亮之意者斯可與讀茂倫兹集矣若夫玉臺賸彩香奩浮藻豈足與同日而論哉

纈林集序

徐子寀之掉鞅文場名滿吳越去歲讀書桐鄉與汪子晉賢篇章唱酬驩相得也四方賡和其詩者翕然嚮臻積成卷軸將以付梓顏曰纈林而問序於余余曰子之名纈林也何居徐子曰子不觀夫錦樹乎當夫句芒司令和風扇物弱柳纅烟夭桃暈雨凡諸卉木無不駭綠紛紅香氣翁勃葳蕤揺曳原皋蔽虧佳人拾翠以娛懐遊子采蘭而蕩目大造之文章極于此矣未幾而朱明

既謝秋風颯然霜露沾衣晶光旦肅起視中庭則高林
含悽隕籜滿徑如戰敗之軍旗鼓棄去裹創疾馳吏士
皆鳥獸散耳向之所為嬌花雜樹殢粉沾香者湓然安
往哉然自是而脆者堅潤者燥靡者勁華實斂藏結為
絢爛鴨脚楓柙經霜作花紅葉翠陰參差綺縟當之者
神寒望之者目眩此亦天下之壯觀絶采也使非秋氣
坎壈寒威砭肌之後其何以得此哉吾怪夫今之人徒
知夭桃弱柳獻媚春畦而不知凍樹丹青寒山錦繡尤

可觀而可樂也白香山有云黄夾纈林寒有葉夾纈者
唐成都錦名也昔者王公臞菴中葢有纈林館而吾取
之名詩不亦可乎子且以為奚若余曰善哉子之言詩
進於道矣夫剥落者充實之因也閟藏者菁華之府也
不剥落則秋氣何以凝不閟藏則寒暉何以發屈宋之
騷些不至於江潭顦顇則不成子美之詩退之子瞻之
文章不至於夔州流落潮惠貶竄以後亦不能奇且變
若是也今屈宋諸君子往矣而其瑰采麗辭琅琅照耀

天地者古今之大繙林不在是哉吾與子試往觀焉窮思維斷攀涉恐終身蹴躃而未有已也何臞菴之足云徐子曰善請書之遂書其卷端并以示汪子

沈眉生曰鋪藻揚棻都歸實理此豈時手能辦

南州草堂集序

往歲在茂倫齋中見徐子電發詩嘆其天才駿發有豪宕邁往之氣因語茂倫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荆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為上客耳未幾電發客遊皖城

逶迤沂大江過采石蟂磯夢探天柱峯洞穴則詩益工已而為燕遊縱覽京都之雄聲名文物之輻輳與名公鉅卿相過從弔荆卿投丸漸離擊筑諸故蹟則詩又益工已復遊河朔往來齊魯間眺南池酒樓之址而悲李杜之不可作也歷黄河泰岱明湖趵突之奇而歎東方之壯觀極於此也則詩又益工及歸而復遊武林客治湄令君所治湄文雅好士鳴絃之暇鈎簾凭几一觴一詠無不共之其詩之工抑且與露桃醲面風柳矜腰相

映發于西子湖心馬塍花畔而電發之遊於是乎不窮嗚呼遊道難言之矣奇勝交加盪心駴目筆不能追情不給賞茍非胸吞雲夢曷以賦擅驪珠則題詠之難也昔人論用兵寧為拙速毋為巧遲維詩亦然拈韻迭唱奚暇撚髭宮徵急宣齊矜叩鉢必多造次之華始負通人之目則應捷之難也詩冶性靈豈拘篇什之多寡與字句之短長今則務矜博于千言好窘人以仄韻儷青媲白易求羔袖之嗤衆牘連章或致重儓之誚則夸多

之難也必才如雹發始可以免於三者之患已乎雖然天下奇山水無盡文士綵花之管與之角勝于引商刻羽者亦無盡西泠六橋特雹發杖屨間物耳浸假而為天台雁宕之遊又浸假而為三湘七澤瞿唐灧澦之遊吾知其詩之工且奇奇且富必有十百于此者寧第如郭功甫之金山諸詠見賞于荊公已哉

華及堂詩槀序

新安之詩莫盛于汪伯玉先生伯玉當嘉隆間以文章

聲勢奔走天下士與瑯琊歷下稱鼎足百餘年來洪中顯仕多萃汪族而文采風流則罕聞于代甚哉詩道大而家學之難興也往歲寀之自雲間歸傳示王先生孙右與汪子晉賢酬倡詩因言晉賢為伯玉先生近屬年少有雋才而傾心好士桂枝片玉要當為國秀余心識其言適有事嘉禾遂往造焉對案咿唔連辰諧賞交分桐葉之題細舉匏尊之酌意氣驩甚時晉賢方選詩風徵余作詩要指余告之曰楊仲弘有言取材于選效法

於唐此詩家律令也不讀選而希風漢魏是猶之濟洪流而舍簰筏也不法唐而旁及宋元是猶之厭家雞而求野鶩也晉賢首肯余言今年早秋余避地同川晉賢遠寄華及堂詩稾于時晨露泫珠新梧垂乳疾讀一過清風颯然目中英妙之姿能詩衆矣然俊情麗語絡繹奔赴鮮有及晉賢者得非深有契于仲弘之論詩而心摹手追以幾及之者耶即伯玉先生抗衡瑯琊歷下亦惟是選體唐音奉為質的而導揚之以發其菁華咀漱

之以窮其變化今晉賢𦵏方逾冠鏃礪括羽修綆汲深益進于古人舉伯玉之弧蝥而重建之以角中原之壇坫愚雖老猶願執殳以為之前驅也

梁大司農詩集序

唐貫休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而歸太僕又言詩文者天地之元氣清氣之與元氣有以異乎曰有異清氣如遊澄潭靜渚之間淪漪映空蔚藍同色盥濯者爭就焉然而潦盡霜清不免有易涸之憂元氣如葭琯陽

回勾芒律動山川俄焉增絢草木為之改觀一任紅英紫艷白萼緑跗紛紛籍籍隨物變色而莫知化工之所由然是故得清氣者為勞臣志士之幽情為羈人思婦之苦語哀怨凄切或至如候蟲之鳴與寒蟬相應若夫得元氣者西清東觀之間振其步武明堂清廟之上戛其聲音煌煌乎山龍藻火之采爛焉琅琅乎璆璜衡牙之響發焉惟其受之于天者全故凡音不得與之競工拙也三十年來海内之以名公鉅卿主持風雅者南為

芝麓龔先生北為蒼巖梁先生二先生著作近懸秦市遠走雞林梁先生在今則歸然魯靈光也先生之詩未窺全豹茂倫山子梓行其集始得受而卒業焉筋力成就在高岑王孟間七言近體兼撮歷下之勝有正容劘切之志而不改其和平有掞天藻麗之辭而不流于靡蕩葢先生家承世閥學有淵源一門羣從接武華要太行滹沱山川秀杰之氣盡萃于一氏以故擅材弘富抽發不窮愚所謂得元氣之全者非先生其誰耶抑又聞

先生退食之餘即焚香靜坐蠹帙遺編窮搜不輟橫經藉史諷詠忘勞兼之汲引文流無遺韋布如登玉山鮮不收之瓊玖如過馬肆多特顧之騂騮通懷樂善于今無兩斯又先生得天之厚所以于己有文章著述之功于物無侶𧦬尤跋疐之累者也不佞齡厯蘆下士屈首窮經未為入洛之遊猥辱逢人之問因是集剞劂告成僭綴蕪辭用壓卷首若夫先生臺閣鴻謨南宮偉畧則載在史館非鯫生末簡揚扢可既故無及焉

汪周士詩槀序

韭溪之西古梧桐鄉有寓公焉為休陽汪仲子周士與叔子晉賢以詩文鳴吳越間四方之聞風造請者戶屨相錯琴樽在左圖史在右從容獻酬無間晨夕談者以為顧氏玉山草堂不是過也周士之詩憶癸丑冬寀之攜以示余見其清舉韶令歎為時賢第一流今年冬往過其廬周士出一編相質清舉者加以精工矣韶令者進而深穩矣浮聲切響無不合度名章迴句時獲驪珠

余方欣賞不置禹慶青士起曰周士才信美抑詩道有進此者乎余逡巡却席曰齡鄙人也何敢云知詩雖然嘗流覽古今詩之盛衰而得其說矣夫古之作者纂緒造端淪瀾百變而其中必有根柢焉上之補裨風化下之陶寫性情如伯玉感遇三十八首伯玉詩之根柢也太白古風五十九首太白詩之根柢也子美北征詠懷前後出塞及新安吏以下諸篇子美詩之根柢也退之南山秋懷退之詩之根柢也樂天續古詩秦中吟數十

篇樂天詩之根柢也唐人論詩每云工于五言葢以五言工則不必問其餘是五言古為諸體之根柢而五言古之根柢安在乎亦曰求之三百篇離騷以及昭明之選而已矣自近體盛行便于應酬干謁而世之辭人率以之代羔雁充筐篚于是五言古幾廢即披英散馥排比極工不過儷青妃白流連景光已爾于六義之道安取乎豈惟今人獻吉于鱗詩家之雄伯也其論五言古則愚有猜焉獻吉之言曰李杜大家不越唐調不敢目

以漢魏何況三百于鱗因之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夫三百不得不變為屈宋屈宋不得不變為蘇李蘇李不得不變為曹劉曹劉不得不變為齊梁諸子齊梁不得不變為神龍景雲以至開元天寶其間格調雖殊所以補裨風化陶寫性情者源流則一今必專祖漢魏以時代限之而謂初盛之詩去古皆遠非通論也近世為五言古者多宗選然剽擬膚澤幾于像設不靈或遂概選體而嗤薄之

子美云熟精文選理精其理者必有神明變化之功焉而豈徒掇拾其辭句規橅其步武哉學者誠取子美之所得深思之因以求漢魏離騷因以求三百則五言之根柢在是而三唐風軌皆可同條而共貫奚至如二李之論判為淄澠乎今大江南北以詩名者秋嶽遽人顧菴大可氷修定九玠右無殊十數公周士皆與往來鳴和鈍翁蛟門又君家嗣宗試取鄙言質之未知諸公以為何如也

高漢思曰如此論詩可謂探源星宿

鈕貞父詩集序

記有云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葢古之君子其不敢沒其親如是也手澤存焉書策不敢䙝口澤在焉桮棬不忍遺而況于所撰著之文章乎吾嘗習譜牒之學見吳中先賢之嘉言懿行往往筆而志之及問其後裔則懵然不省甚且舉其祖先之遺集而飽蟫魚易餅餌斯其罪比于粥及祭器

斬及五木者不啻倍之也貞父先生生正嘉盛時隱于醫以詩遊孫太初黄五嶽王履吉諸公間然其名不甚著愚于安期前輩邑乘中得其詩數首始亟稱之復為作傳今其四世孫斯來以五浮山人集示余則衆體皆備出入魏晉三唐使先生生于今世必當鼓吹風雅有雕龍繡虎之目當時罕所稱道豈非前人敦素履薄浮名不汲汲于標榜結納故耶先生之詩固可傳然非有哲肖藏弆之虔表章之切亦安知不與陳根委翳共銷

滅于寒烟夕燒中也由是而觀古名賢之制作其晦而不彰彰而不行行而不遠者葢不可勝數也然則後死者之責豈不重哉豈不重哉

汪季青詩稾序

余之過華及堂也二稔于兹矣維時賓從如雲酬應紛沓周士晉賢與青士數子或拈韻長吟或揮盃滿引斗斜燈灺諧談如沸季青獨危坐其旁岸然有手弄白日頂摩青穹之意余固已心異之今春晤鈍翁先生先生

語余曰子見季青詩乎殆天才也適季青以近作貽余
點定余受而丹鉛之其光氣熊熊然其音節淵淵然其
興會標舉又復軒軒然浩浩然蓋杼軸本之少陵而槎
枒奡兀之致得之山谷放翁居多以視二昆之清文麗
藻又别開一疆索仲智火攻得無直逼伯仁耶鈍翁稱
為天才信不虛已李贊皇有言文人以才為命婦人以
色為命越女之妖楚妃之豔雖粗服亂頭嫣然一笑而
陽城下蔡皆迷惑豈區區在裙裾粉澤閒耶色之不足

而後矜梳掃以為姿恃鉛華以為媚抑末矣是故才者
造物之美器不輕畀人其得之者如琪枝瑶草舉世稱
瑞焉豫章出地已欲干霄驥子試塗便齊飛兎古今文
士其得之天授與得之人力者生死工拙之分相去奚
啻尋丈哉今季青年方弱耳既負絶人之才而又性耽
烟霞目飽緗素一門之内唈唈和鳴從此汎學海陟文
山舉修步于長塗窮壯觀于絶景余請以玆編為嚆矢
焉

董太史豫遊草序

董子方南省親歸里得見其燕臺詩思入風雲詞諧金石侍從宜春旣發挾天之藻獻酬羣彦復多肆好之風竊歎臺閣體固應如是今夏鼓檝為豫章之遊歸而以一編示余又皆哀怨抑揚之作葢調近噍殺多羽聲焉或問董子以終賈之年射策甲科讀中秘書翺翔天路此豈不得志于時者奈何為此幽思窈眇之音乎余曰董子仁孝人也觀其采蘭眷戀以白華之潔行戒養南

陔非有意為汗漫游也一旦以甘毳之不給而出遠涉江湖冐嗔鼉獺二孤之懸流馬當之竒嶮昔人以比太行吕梁左蠡瀰漫分風上下過之者能無垂堂之戒乎哉况軍興孔棘羽檄交馳荆棘載塗蜚鴻滿野宗袞焦思旅人蒿目遥睇江山皆增怊悵矣弔孺子之墟墓式柴桑之故廬又能無睪然高望而遠志哉宜其見之詠歌者惘乎以悲悄乎以慄哀氣感而羽聲多也昔人稱張燕公為大手筆自居岳陽詩更悽惋葢情因境遷非

可一致若夫羈旅之作多激楚山林之音多愁寂此豈所以擬吾董子耶

宗定九全集序

嘗讀淵明詩云養真衡茆下庶以善自名而昭明之序其集亦曰語懷抱則曠而且真蓋古人文章無不以真得傳者有真感傷而後有阮公正字之詩有真節概而後有工部吏部之詩有真豪宕而後有青蓮之詩有真閒適而後有左司香山之詩乃後之作者見諸公之成

家在是也遂相率而橅倣之以為名高不情之歌哭隨衆之祧禰縱極嘈囋無闗性靈何以感情激聽叶鐘律而壯風雲也子美云别裁偽體親風雅今之詩文其為偽體也多矣能無待于别之裁之也乎淮南宗子定九夙以才藻擅場余嘗取其前後集分體詮次之佩實銜華兼工衆制人歎定九之才何善變如是余請一言蔽之曰眞而已夫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此劉勰之所尚也補衲拘攣蠹文為甚此鍾嶸之所譏也定九博極羣書

而學有原本絙幅道義鈎貫經史優柔浸潤灑然出之當其少年盛氣揺筆飛揚寄懐香草追風勺藥之篇託興佳人侔麗靈均之作為六朝則眞六朝也已乃漸謝鉛華舉陳胸臆開元大歷之遺響奔命行間杜陵白傅之偏師直摩前壘為三唐則眞三唐也邦關故金粉地定九厭而逃之東原汎艇無謝花津高柳垂檐何殊栗里任東鄰之樸棗看西舍之通池以言丘樊則眞丘樊也定九交滿天下韋布搢紳久要如一雖孝廉之船時

覓郡教馬軍之酒走送花間而視之泊如以言臭味則
真臭味也有定九之真詩文而世之矜燕石綴駢枝規
規挾其叢殘玉屑以為至寶之不置者咸攊指退矣有
定九之真丘樊真臭味而世之高談黃綺猶求潤于冷
炙殘盃好結雷陳曾莫問夫練裙葛帔者不亦皇然汗
下已乎或者曰以定九之才使得早遇于時經國大業
當與海內共見之今顧使為逃虛寂寞之子能不為世
道惜雖然定九而遇必將直廬視草日瀕首東華軟紅

中安得有此眞詩文之樂與眞臭味眞丘樊之樂從容偃息于謝墅庚村之間軒渠𢡖策曠然怡情而適志也哉然則天之待定九不為不厚余又安庸以天之厚定九者而反為之咨嗟太息也

朱致一曰眞字可為救時鍼砭豈獨詩文

愚谷詩稾序

三十年來士多好言隱逸其所為隱逸之詩類以吳宮花草晉代衣冠託之悲悼而余弗謂善葢其音響是而

性情非也及讀晞髮集與白石樵唱則神骨凜然頓覺風雨晦冥山鬼夜泣詩之能感人如是耶旨哉范蔚宗之論逸民以親魚鳥樂林泉歸之性分所至非可矯飾為也鹿城吳中奥區冠蓋之盛往時嘗當大藩今乃萃於東海一氏疑山川靈秀發泄過多而吾友季重先生獨以潛確匆耀稱陳留諸阮安可無嗣宗高致提唱其間耶季重詩筋力成就都得之少陵而弔故宮之禾黍感仙仗於崆峒實從深情至性激射而出故能使讀之

者凄然愾然留連往復而不能自已吾嘗謂少陵當時若無靈武回鑾之事其詩不知作何悲咽今以季重觀之其引義陳辭恐亦不過爾爾而說者定謂今人不如古人豈非目論耶季重淹洽史籍嘗輯三百年隱士人為之傳斯可得其志意之所存然隱未易言也其人非有深情至性超然塵壒之表而徒任放為名高則山澤之臞行吟帶索者皆厠其林矣甚且如田遊巖盧藏用輩以為仕宦之捷徑矣余亦有志于隱而深病充隱之

徒為煙霞泉石所笑也故因序季重詩而并及之

寒山集序

寒山集者愚菴叟選啟禎以來之詩專取幽清澹遠掃盡俗葷者倣元次山篋中集之例人不别仕隠品不分通介起曹學佺訖徐白得二十人詩三百首綴為一集時省覽焉客有見而問者曰此諸君子之詩乃世所嗤鍾譚體為鬼趣為兵徵亡國之音也夫子何取乎爾叟笑曰不然此樂所謂羽聲者也傳曰大不踰宫細不過

羽又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宮絃八十一絲羽絃四十八絲其清濁輕重大小懸矣以絲聲操羽調則沈伏幼眇失其和平此樂記所謂急微噍殺之音子產所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者也然此非人之過也聲音之理通乎世運感乎性情譬如焚輪扶摇之風起于青蘋之末微而調調而刁刁而翏翏小和大和萬竅怒號此孰使之然耶諸君子生濡首之時值焚巢之遇則觸物而含悽懷清而激響怨而怒哀而傷固其宜也且而

不閒十二律旋相為宮之說乎以宮徵商羽角隔八相生之序言之則十二管皆可為宮十二管之宮皆可應以羽先王之不能廢羽聲而成八音也猶饔人不能舍醯醢鹽梅而濟五味也五子之歌必録于夏書黍離之詠不刪于王國皆此物此志也今諸君子之言具在音節雖殊皆與唐人相上下澹以永者昭文之鼓琴也熛以揚者師曠之清徵也鏗鏘感動者趙簡子之鈞天也噌吰鏜鞳者周景王之無射魏獻子之歌鍾也羽聲而

近中聲不戾乎變風變雅即尼父復出刪詩亦將取焉而安得以木客之悲吟幽獨君之冥語漫比而訾斥之哉左太沖云山水有清音何必絲與竹夫清音未有不諧乎絲竹者也山月高寒木葉欲脫吾將手此一編爇水沈烹蒙茁正容盥手而誦之必當山鳴谷應潛蚪舞而哀猿啼也

竹笑軒詩集序

自萬歷之季海内尸祝鍾譚人挾詩歸一筴其教以幽

深孤峭為宗直取性靈不使故實一時附和之者往往入于僻澀無理以俚率為清真以晦蒙為奧異誠如說者所譏然幽深孤峭唐人名家多有此體譬諸屠門大嚼後啜蒙頂紫茁一瓷無不神清氣滌此種風味亦何可少今人以詩歸流弊羣然集矢于竟陵而并廢唐人之幽深孤峭于是偽王李之餘波宿燼復出而乘權于世豈非持論者矯枉而失其平之過耶介白詩入門亦自鍾譚而能不熏染其流弊吾嘗見其平時手少陵集

不置又游泳出沒於孟東野賈閬仙司空表聖陸魯望皮襲美諸家皆咀其膏液脫其渣滓以故其詩幽而不晦清而不貧孤而不過于削澹而不失于枯魚山天梵響夏清霄庾嶺寒梅香飛夜月讀介白詩亦作如是觀可矣介白為人磊砢自異陗岸不為俗所喜葢馮敬通梁鴻趙壹一流山居之後不異頭陀鐘夕香朝意頗自適猶之淵明隱逸自出天性非盡以不臣劉裕為高也怛化未幾廬井蕩然崖枯木落山鬼夜號其人眉宇欲

出梅村弔趙凡夫詩古佛為隣佑名山作子孫其殆為介白詠歟余往見介白有太湖落日賦為陳給事卧子所激賞今集中無之又山居以前詩多未見疑散佚者多然此已足傳矣適與崑山葉子九來謀刻其遺集泚筆書此欷歔久之

愚菴小集卷八